

弘扬人文精粹

浓缩客家风情

客家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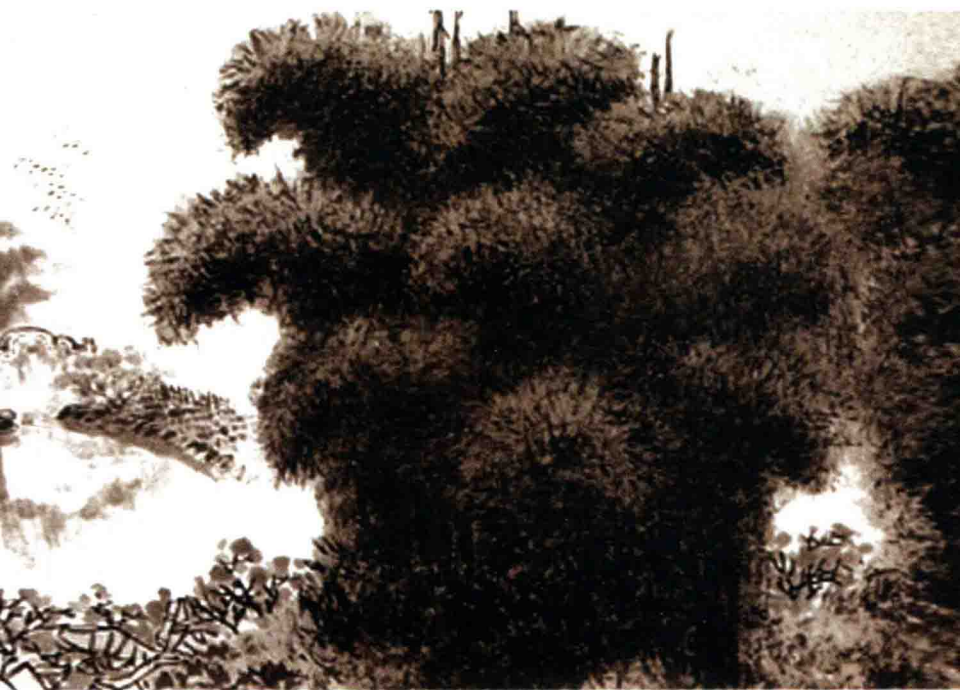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 曾子沾 著

客家魂

曾子沾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家魂/曾子沾 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7 (轨迹书系/程天翔 主编)

ISBN 978-7-5063-3827-1

I.客… II.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4499 号

客家魂

作者:曾子沾

责任编辑:文教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北京市图文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80 千

印张:11 印数:0001-3000

版次: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978-7-5063-3827-1

定价:28.5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伟大的客家先民！

若忘记过去，这个历史就死亡了
于是——

努力挖掘已消逝或即将消逝的
我们客家古老的尊严与神圣
民族走向今天，路底垫着无数忠骨
这就是历史

——作者

目录

楔子	1
一 路茫茫举目无亲 危岌岌命悬一线	3
二 情系乡亲惟重义 籍同客家难相扶	9
三 袁玉英虔诚待客 张八姐情深报恩	18
四 毓财大义送亲子 吉祥意外纳螟蛉	24
五 携豹皮拜谒员外 赴墟场众人围观	30
六 惊观围龙大夫第 疑是身临幻境中	37
七 示契约以表真情 野道人论述风水	46
八 艰辛开垦处女地 过劳沉疴卧床头	55
九 逢庙会明辨善恶 遇小偷反生惻隐	63
十 买画眉百金散尽 垦荒地一命归西	72
十一 林孝贤山歌示爱 雷爱玲瞥夫恶心	82
十二 阿财劝婚遭尴尬 锦义三代不良人	95
十三 憨肥仔欲试云雨 俏钟鸣戏谑塾师	103
十四 雷爱玲有意赎身 陈锦礼授计告官	112
十五 豹仔遭遇作人质 爱玲初夜守洁贞	122
十六 爱玲暗示闺女身 豹仔自小慕英雄	133
十七 悲戚戚丧父之痛 兴悠悠拈花惹祸	140
十八 真学问财主不识 戏庸才巧答对联	147
十九 师生纵论太平军 围炉趣说酿豆腐	159

二十	肥仔惹恶窝里斗	钟鸣仗义慑群氓	166
二一	师生投缘同一气	暗中有意择东床	175
二二	是夫妻名不副实	寄真爱前路渺茫	180
二三	爱玲惊觉怀身孕	锦义施计假作真	188
二四	机灵人布机灵事	糊涂官判糊涂案	198
二五	智钟鸣棋高一着	小情人远走双飞	204
二六	曾抗神山说探花	钟鸣登高兴赋诗	210
二七	遭劫难店铺失火	为生计弃学经商	221
二八	一槌定音成快婿	两情相悦诗为媒	228
二九	说佛祖积德行善	道石马故事连篇	234
三十	行商获利建围屋	曾抗遗书励钟鸣	241
三一	三姓国新迁大吉	花公子沦落街头	247
三二	劝同窗珍惜年华	见不平怒发冲冠	253
三三	签盟约赤诚报国	敬双亲一片孝心	262
三四	钟鸣偶遇强中手	孝贤寻回骨肉亲	268
三五	大花轿喜迎淑女	有情人终成眷属	275
三六	受命组织别动队	强手原是同道人	282
三七	贴传单险遭危难	劝学友反正起事	288
三八	精心策划焚教会	山雨欲来风满楼	295
三九	若谷舍身炸城堡	李三碧血染疆场	302
四十	阿财争理一命丧	钟鸣怒斩两差人	310
四一	蹲牢狱钟福蒙冤	佛子心孝贤相助	317
四二	远渡南洋谋活路	羊城邂逅同党人	323
四三	銛清细述幼年事	救命恩人是娘亲	333
四四	洋人仗势称霸道	契约华工不如鸡	342
四五	斗洋人钟鸣示勇	显神威銛清怒吼	348
四六	逢人宣传国难事	华工拥戴领头人	356
四七	翻译原是爱国汉	思乡始知骨肉情	364
四八	薪尽火传有后继	饮水毋忘掘井人	371

四九	抗敌投身同盟会	辞工彰显爱国心	378
五十	加入中华革命党	主动请缨誓锄奸	385
五一	出征在即抒壮志	兄弟祝酒壮行程	391
五二	立遗书志在必得	事未成仰天长啸	398
五三	镣铐难撼爱国志	英雄碧血染红花	406
尾 声			413
后 记			419
附:钟明光烈士绝笔书			424

楔 子

——岁月留痕

时空交替，物换星移。一座原始构架的围龙老屋，蛰伏于粤东客家那片不为世人所知的深山一隅，院冷房旷，花暗苔深，满眼凄迷。她曾步履维艰地穿越百年沧桑，承载过祖祖辈辈无数的哀怨和欢笑。

如今，百龄围屋的肌肤已被风雨剥蚀得老态龙钟，仿佛是一个久远的文化符号。朱漆大门渐渐褪去了原先的亮丽，蜕变成一块花不棱登的杉木疙瘩。岁月凝固在破败的、长满苔藓的房檐上。被时光磨损了棱角的两只大门石墩，犹似老人残留的门牙摇摇欲坠。

岁月如烟，围龙四周如今建起了红墙绿瓦的现代住宅，与历史的流风遗韵交织成迷幻的梦境，点缀着叠翠群山。

族人们早已搬出去享受现代生活；然而，有一位老人却怀着千分情结，万分眷恋，固执地坚守着古董般的围屋。

老人睁大迷惘的眼神，倚间凝望大门匾额上已经斑驳陆离的“三姓围”字样出神，它是爷爷的笔迹，如今却物是人非。老人似乎不愿让它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他揉揉眼睛，转身又步入“上厅”，在爷爷灵位牌前烧了三柱香。

离“斗门”不远处，有一株爷爷亲手栽种，跟屋龄同样古老

的大榕树，两人才能合抱的主干遮天蔽日，仿若髯虬的须根，在薰风中飘飘荡荡。据上一辈说还有一株相思树早已枯败。

他独自一人住在横屋里，每天情愿多拐几个弯从大门进出。因为爷爷曾从这片大门踏出离家的第一步，走上辛亥革命的道路，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魂兮，归来！”老人天天在夕阳斜晖中叨念，伴随着已经成为历史名片的老围屋不离不弃，老人认定这里是爷爷心灵的永恒驿站，他要守望着爷爷的英魂找到归家的门。

孙子从相隔不远的楼房里走过来叫老人吃饭，说：“爷爷每天在清冷的围屋里呆着，不觉得寂寞吗？”

老人精神抖擞起来，叫孙子坐在身旁，动情地说：“围屋虽然破败，也不为世人所知，但你太公是从这屋门走上了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民主共和的道路。这屋子是你太公永远的家。”

孙子诘问：“听爸爸说，爷爷的爷爷参加过‘中国同盟会’，三十多岁就牺牲了。什么叫同盟会？”

“一下子说不清，以后老师会讲给你听。爷爷拿件东西给你看。”说完就迈着蹒跚的脚步走进屋子，从高橱抽屉的暗墙中，掏出一个上了锁的木盒走出来。

孙子急着要看个究竟。老人从里面拿出用红绸裹上的小包，解开一看，是一块古董怀表，镀层已经斑驳脱落，露出青黑的铜锈，那是岁月镌刻的痕迹。

孙子好奇地问：“爷爷，这块旧表有什么故事？”

老人感慨地说：“这是你太公生前留下的遗物，故事长着呢，十日十夜说不完，你听我慢慢说来……”

1

路茫茫举目无亲 危岌岌命悬一线

粤东齐城。

寒峭入骨的朔风怒吼着从硤山的隘口狂飙过来，天空恍若一个无形的大黑洞，把聚敛的所有内气，猛烈地从中释放出来，发出如颠如狂的呼啸。树木弯腰，落叶纷纷，飞禽宿巢，走兽匿迹。

大山的隘口中闪过几条抖抖索索的人影，顶着刺骨的寒风瑟缩着身子，踏着怪石嶙峋的小道行进。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满脸胡子拉碴，没了右耳郭的中年壮汉。他衣衫单薄，半长不短的头发又脏又乱。他肩挑一担箩筐，一头装上破旧家什，另一头坐着个被严严实实裹上旧衣服大约三岁的女孩儿。后面还跟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脸上被利剑似的芒草划出横七竖八的血痕。

壮汉不时回头往后看。原来还有一个中年女人跟在后面拉了一段距离。她包头扎脑挺着个大肚子，双手拢在袖子里，行走得磕磕绊绊。棉袄下端的两颗纽扣搭不上扣眼。看来是个快要临盆的孕妇。

壮汉走到丛林背风处停了下来，撂下担子忙回头去搀扶孕妇，并脱下身上仅有的棉袄儿给她披上。

孕妇推辞说：“你会冻坏身子的。”

壮汉拍了两下胸脯，说：“我挺得住，去阎王殿报到还给赶了回来，还怕什么鸟！”说着就解下腰间装水的竹筒子，仰起脸咕噜噜地喝了几口水，又随手扔给孕妇。

壮汉从箩筐中掏出几条被冻得石块一般的烤蕃薯，分给大人小孩吃，自己连皮带肉啃起来。

小男孩打着冷颤说：“爸，好冷！”

“这边暖和。”壮汉忙把小男孩护在身边取暖。

那孕妇艰难地扭过身来对壮汉说：“他爹，怎么办啊？走了这么多冤枉路，又不知何时能找到长潭村，这样没完没了地乱闯会累坏孩子的。我实在走不动了，肚里的伢儿又伸拳踢腿的好不安生，痛哟！”

壮汉一脸无奈地跺了两下脚，睨视一下身边显得有气无力的妻子，皱了皱眉头自言自语道：“碰上邪了！怎么这几日老天爷就是不给好脸色看！”

说着随手掐了根草茎衔在嘴里嚼，托着腮帮沉思起来……

壮汉叫钟毓财，大家习惯呼他“阿财”。乃父肚子里有些儿墨水，他自幼耳濡目染和接受传教，脑子里也记住了一些“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句子和读点《三字经》启蒙。可是父母早亡，学问只有“半桶水”。当他十几岁时，“公偿”（族内基金）出资请来“武师”教族内子弟练习拳棍防身，因而练就了几招功夫。谁知第一次出手就闹了人命案，他便带上一家远走高飞。

他为何选择粤东齐城避难？

因为曾曾祖父早年由江西流迁齐城，落脚矮岗长潭村，对阿财而言则是祖籍。过不了多久，又因大部分亲属定居在福建长汀，于是再次移居长汀，而这边长潭村还留下不少族人繁衍生息。

少时听长辈们说，每年八月“打醮”日子，族人还办上

“三牲”从长汀骑马坐轿专程前往长潭祭祖。而到了阿财这一辈已经好几代了，也就渐渐疏于往来。

他听说祖籍那边人丁兴旺，绵绵瓜瓞；因此追根溯源，想想傍上本家，人多势众，“手指拗入无拗出”总会有个照应。

在无路可走之下，投向宗亲便是唯一选择。而且早听说山中有许多荒着的小盆地，容易寻找生活。

于是，一种强烈的宗族观念促使他不辞劬劳，挈眷南来，也没顾及快要临盆的女人了。

孕妇是他的妻子张氏，叫八姐。小男孩名叫钟福。小女孩叫钟洁，都是他们的孩子。

阿财一家子翻山越岭往南已经走了好些日子。虽然知道踏上了齐城境界，可不晓得矮岗长潭在哪里。心里还担心官差追来，于是一头朝着粤东方向瞎跑，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这时，朔风渐渐收敛它狂暴的野性，渐露温柔。然而，天寒地冻一丝儿也没减退。

阿财紧抱着儿子打了个寒噤，抬头望望天空，焦虑不安地说：“走吧！要是在这里停留时间长了，到天黑还走不出这荒山野岭，若在深山过夜，那就凶多吉少了。难说这密林中会有虎豹出没，不是被吞噬也会冻死！白白送了性命，赶快找到有人家的地方才好。”

八姐说：“冤惨！实在走不动了……”

阿财又是一跺脚，把嘴里的草茎往地上一吐，说：“等死吧！肚里的讨债鬼害了一家人！”

八姐白了阿财一眼：“你说什么？”

“我是说……”

话刚出口，却听见丛林中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然后响声大作，阵间树摇叶曳枝断草裂。须臾间奔出一只逃命的山羊，后面闪电般地紧紧追来一只金钱豹。眨眼功夫，那恶豹箭也似的

扑过去一口咬住山羊的喉头，那山羊来不及抗争，只是摆了摆四肢就一命呜呼。

阿财压根没想到眼前出现震撼心魄的一幕，登时呆了。

一阵沉寂后，豹子从草丛中抬起头舔着满嘴污血的嘴巴，骨碌碌的眼睛四处张望，射出一道摄人心魄的绿光，向着阿财这边仰天长啸一声。

近在咫尺的人与豹的对视中，阿财不觉毛骨悚然，他连忙从箩筐中摸出斧子，为了妻儿的安全豁出去了。

于是他冲前几步大吼一声：“畜牲！操你奶！”就将斧子挥过去。那豹子被突然袭击，昂起头一蹲一扑，匆忙低下头叼上山羊的颈脖要逃走。

就在这一瞬间，阿财置生死于度外，将斧子再次挥去，着了豹子脑壳。被激怒的豹子丢下山羊迎面扑过来。阿财闭上眼睛，身子陀螺般转动舞动斧子。可是，锋利的兽爪已在他左脸上留下三道血槽，热乎乎的鲜血流进脖子立刻凝结了。他忘形地又将斧子挥去。恶豹再次负伤，慌忙地钻入丛林中去了。

此时，阿财的身子瘫软下来。

眼睁睁看着丈夫与豹子恶斗的八姐，早已被吓得大惊失色，魂飞天外，一时虚脱过去。

阿财急忙抱上妻子，轻轻地摩挲她的胸口。八姐全身痉挛地伏在丈夫的臂弯里喘气。而钟福俩兄妹似乎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

阿财神情紧张地掐了掐八姐的人中，并喂了几口水。八姐才渐渐苏醒过来，口里颤声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财回过神来，安慰八姐道：“别惊，怕个鸟！恶豹早给我打跑了。”大寒天里，额头上却冒出细微的汗珠。

八姐半睁着眼睛，看见丈夫脸颊上流了血，便紧张地说：

“他爹，受伤啊！”

阿财用手去抚摸一下，顺手在衣服上擦了擦，并自嘲道：“耳朵还给我留下呢。”

这时，八姐一只手摸着肚子，“唉哟，唉哟”地呻吟。阿财心中一下收紧，暗暗纳闷：难道要提前生产？

此刻，阿财惶悚不安起来，站起身大声呼喊：“附近有人吗？”

尽管他声嘶力竭地叫喊，可是，在这大山中宛若蚂蚁放个屁，压根就不起作用。

他无奈地蹲下来对八姐说：“没事，没事，怕是受刺激了，歇会儿就好，喝点水吧。”说着拿起装水的竹筒子，顺着小孔往八姐嘴里轻轻喂水。

八姐嘬了一口水，又是皱眉闭目的长吁短叹。阿财这才感到事态严重，一时犯起愁来。

可是在这荒无人烟的山林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叫天天不应，呼地地无声。他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雄狮，尽管千钧力气也一筹莫展。

情急中他对妻子说：“我背你！眨眼间天就要黑下来，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走下山去。”

八姐苦笑道：“挺着大肚子怎能背？”

“还怕伢儿挤出来？”

傻乎乎的阿财真是粗鲁得可以，怎么个方法去背临产的孕妇？

他焦急地在原地转来转去，耳根不断传来八姐痛苦的呻吟，好像一根根银针扎进心窝。

冬日的夜黑得早，此刻暮色渐浓，阿财的脸色也开始灰沉下来，他无奈地一拳捶在自己膝盖上叹气。

又听八姐痛苦地嚷道：“唉唷！感觉下身都‘破羊水’

了……”。

阿财脚上装了弹簧似的跳起来，焦灼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看来，孩子可能会提前出生了。

他跪在地上仰天祈祷：“老天睁睁眼啊！保佑母子平安！我这人一向行善，虽然杀过人，那是他妈的迫不得已把我逼到悬崖上了，老天爷惩罚我吧，别损了女人和孩子……”

他站起身来四处张望，忽又大声喊道：“附近有人吗？救命！”

可是，呼啸的狂风一下淹没了他的喊声，在这盘亘交错的大山中显得那么渺小、无力。

他垂头丧气，狠抓自己的胸脯。

正当束手无策之时，猛然间看见西南角的一座山后，有几缕淡淡的炊烟在风中散发开来，他惊喜地似乎看到了救星，看到置死地而后生的希望。

自个儿脱口道：“有炊烟必有人家呀！”

他随即将箩筐里的衣服抖出来，唯独轻手轻脚地把一块红布裹着的薄薄硬块挪放一边。又把一块大方巾垫在草地上，将妻子安顿在上面，给盖上被子，站起身说：“你们待在这里，我去寻找人家。”

八姐惊恐地说：“若豹子再走过来怎么办？”

“听天由命了。”

转身又对钟福说：“你照顾好阿妈看好妹妹，竹筒里有水，喝了自家吃。”

说完便慌不择路往炊烟升起的方向跑去，把齐腰的山草踩踏得吱吱作响，身后边留下一条七歪八斜的小径……

2

情系乡亲惟重义 籍同客家难相扶

虚惊中阿财一脚踏空，坠落在三尺深浅的壑沟，一双手被荆棘刮出斑斑血渍，衣服也给撕了几个豁口。他管不了许多，眼睛死死盯住炊烟升起的地方。

约莫走了半个时辰，他气喘吁吁地站在陡坡上看去，一条长长的峡谷映入眼帘，沿着山根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岸边一座孤零零的泥砖屋子驻在那里，炊烟从这家屋顶上飘出来。

阿财三步并作二步，跳过坎坷，蹚过浅溪，一溜烟跑到小屋子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对着屋里大声嚷道：“屋里有人吗？救命呵！”

随着应声，从灶间里走出一少妇来。她虽然身穿家机土布，但衣裳整齐，一丝不乱的头发向脑后梳理盘了个髻，发际间飘落些许棉絮，模样儿很是伶俐干练。

这时的阿财冻得鼻涕直流。他擤下鼻涕就往脚踵上一抹，拱手作揖行个大礼后，没头没脑地颤抖着说：“婶子好人哪！你，你家男人在……在家吗？叫，叫他帮个忙，……就在这山里……快生了……有豹子呢……”

那少妇在这山坑里很少碰见陌生人，眼前兀地站着一个不速之客，见他衣衫褴褛，脸和手上血渍斑斑，当下心里一怔，本能地后退两步。

她慌乱地随即转身从后门走出屋后，两只巴掌拢在嘴边形同喇叭，对着山上尖声地吆喝了两个山歌号子：“呵嗨——呵嗨！”声音很甜美。这是山里人传递信息的方式。

阵间，一个身材单薄的瘦男人踉踉跄跄地挑着两把柴草走下山来，他便是少妇的丈夫。只见他腰间挂上一把柴刀，后面跟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回到屋背时，将担子一撂便问少妇：“什么事？”

“门前突然来了个过路人，颠三倒四的听不明白他说些什么，手上还淌着血呢，好惊！你出去对付。”少妇心有余悸地说。

瘦男人微微怔了一下，连忙拿起一根两头削尖的挑竿冲到门口。一见那陌生人五大三粗，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心中也打个激灵，惶惶地问：“干什么的？”

阿财蓦地跪在地上央求道：“你，你老弟行行好……我家女人……”

瘦男人见他说得结结巴巴，观颜察色又是一脸的厚道，不像个歹人，反倒连忙丢下扁担，把阿财扶起来，说：“兄弟有事慢慢说，看你急成这样子。”连忙让进屋子里坐下。

阿财见瘦男人说话和气，而且彬彬有礼，才舒了口气。

少妇送过一碗开水。阿财双手接过，“咕噜”一声吞下肚子里，接着就紧张地述说原由……

瘦男人听到关键处，二话没说，旋即找来两条粗竹杠绑上一把竹椅做成箢子。那少妇听出是女人家的事，不免心生怜悯，也忙转身走入房间找来几件御寒衣服，转身又对小女孩说：“玲玲，自个儿在屋子里呆着，别出去玩，妈妈马上就回来。”这玲玲是他们的女儿。

他们便急匆匆一齐往山上跑，也不在意一路的灌木野草左缠右绕。